

真·假孤兒（京劇劇本）

【人物表】

程勃：小生。

庄姬：青衣。

屠岸賈：淨。

程嬰：老生。

程妻：老旦。

魏絳：淨。

漢子：淨。

小二：丑。

同學甲乙丙。

侍衛、鬼魂若干。

【劇情大綱】

程勃是程嬰的兒子，同時也是晉國大司寇屠岸賈的義子。由於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他總是受人指指點點瞧不起，於是他來到了傳說中鬧鬼的趙氏鬼屋，欲在此處自殺。恍惚之間，一名女子阻止了他，但在發現程勃的身分後又變了臉色，轉而欲置之於死地。程勃驚醒後逃離了鬼屋並打消自盡念頭。回到家後他的父親告訴他他的身世：十五年前，因為政治理念不合，屠岸賈決心先下手為強謀害另一重臣趙盾，並且滅其滿門。趙盾之子是公主的駙馬，但也難逃毒手。公主懷有一子，屠岸賈也計畫著要在趙氏孤兒出生後便即斬草除根。不料公主托程嬰暗度陳倉將趙氏孤兒運出後便懸樑自盡，使得屠岸賈未能得逞。程嬰脫險後將嬰兒交給公孫杵臼後便若無其事的回家。屠岸賈遍尋孤兒不著，通令全國，若無人獻出趙氏孤兒，便要殺光全國出生未滿足月的嬰兒。程嬰晚年得子（即程勃），與夫人商量過後決心出賣公孫杵臼與趙氏孤兒，以保全自己初生的兒子。趙氏香煙遂斷。程勃聞知身世，方知為何受人排擠。最後他決定假冒趙氏孤兒，既可為趙家報仇，又可以洗刷程家之恥。

## 楔子

（地點：趙家故居，現已是破敗的鬼屋。）

（群鬼亂舞。他們都是趙盾案牽連而死之人。）

群鬼：（合唱）一夕之間風雲變，

三百餘口遭株連，

滅我九族不眨眼，

屍橫遍野血成泉，

始知世道人心險，

更嘆君王愛權奸，

功在社稷難倖免，

家破人亡十五年，

飛來橫禍遭大難，

魂魄不歸離恨天。

悲憤滿懷恨無限，

沈冤不雪罵蒼天。

一曲終了人盡散，

轉眼繁華如夢殘。

（唱罷，群鬼紛亂地哭號：「屠岸賈還我命來」、「蒼天無眼哪」等等。）

（群鬼待程勃的同學們上場後暫下。）

（鬼屋外，程勃與同學們上。）

同學甲：（畏畏縮縮）我娘說，這裡以前死了很多人。（張望四週）

同學乙：我哥哥言道，在此約會不會有人打擾，更不失緊張刺激，實乃十大約會聖地之首！正是：鬼屋幽會好情調，俗事煩擾盡可拋。

同學丙：（推了同學乙一把。）少不正經。我看這裡怪陰森的，咱們別再過去了。

同學乙：別這麼膽小嘛！你看程勃進去這麼久，哼也沒哼一聲。

同學甲：你就會笑我們膽小，你自個兒怎麼不進去！

同學丙：就是說呀！你自己還不是也不敢進去！

同學乙：誰說的！我是血氣方剛男子漢（捶自己胸膛裝硬漢），青春無敵正少年。但是！千金之子不死於厲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中行，這是跟自己過不去。

同學丙：那程勃一個人進去了成麼？

同學乙：你那麼關心他？不然你也進去？

同學丙：我不敢。

同學乙：（抓頭）不知道他好端端的跑來這裡做什麼？

同學甲：誰知道！

同學丙：那你跟來做甚？

同學甲：我是看你們兩個偷偷摸摸的，才跟著你們來的！

同學乙：我們也是看他偷偷摸摸的，才一路偷偷摸摸的跟著他啊！

同學丙：今天逃學，要是被我爹知道就糟了。

同學甲：你就把責任都賴在程勃身上就好啦！

同學乙：對啊，就說，程勃要我們跟他一起逃學。

同學甲：你爹聽到就不會追問啦！

同學丙：可是、可是萬一程勃出了事，我們不也就逃不了干係？

同學甲：是他自己要逞強的，與我們無關。

同學丙：我們眼睜睜見死不救？

同學甲：什麼見死不救？他死了嗎？他需要我們救嗎？你啊，就是太心軟。他不過仗著他義父爲他撐腰才能當上我們的老大的，有什麼了不起。

同學乙：好酸好酸啊！我牙都疼了。

同學丙：好了，別吵了。他怎麼還不出來，該不會……

同學甲：才進去多久？反正就算他出了事，他義父也會來救他，擔心什麼。

同學丙：原來你跟他稱兄道弟都是表面工夫！

同學甲：那又如何？你們還不是打心底不想跟他交朋友？（對同學乙）你爹娘難道沒有交代要好好巴結他？（對同學丙）你們家更是得罪不起程大少爺！我說，平常眼睛一閉牙一咬奉承奉承他也就算了，背地裡還幫他說好話我可辦不到！

同學乙：是是是，你委屈啦！

同學丙：我覺得他也不壞，我們不需要因為他義父（警覺地偷看四週）做了壞事就把他也牽連下去……

同學甲：你這麼厚道，將來鐵定吃虧！

同學乙：而且啊，不只是他義父而已，他爹才是真真可鄙之人！

同學丙：怎麼你也幫起腔來。

同學甲：我說，鬼屋裡若真有鬼，他這一進去恐怕是別想出來了。

同學乙：可不是麼，那些鬼怎麼會放過他。趙家的血脈可是斷送在他身上呢。

同學丙：甬提了，好端端的，你們說這些觸人家霉頭的話我聽了心裡不舒坦。

同學乙：你不喜歡聽，那我就不說了。可這很多人都知道的。（突然）你們覺不覺得好像有人在看我們？

同學甲：有嗎？

同學丙：別嚇我！

（一隻鬼在鬼屋門口飄來飄去。）

同學乙：（舉手指著）那那那……

同學甲：別裝神弄鬼了！

同學丙：（腿軟）鬼呀！

（三人全都見鬼，各自扶持，落荒而逃下。）

## 第一場

（鬼屋內。程勃上。）

程勃：（唱）人道趙氏鬼宅險，

繪聲繪影說怪談，

屋前屋後都踏遍，

四處尋覓鬼嬋娟。

半點蹊蹺沒出現，

原來都是假傳言。

（白）趙氏鬼屋的鬼故事，當真鬼話連篇。不過這屋子還真大，我在此跑前跑後不知不覺大約也已過了一個時辰，不知道大夥開始著急了沒有。（苦笑搖頭）怎麼可能。（稍頓）總算找著這間比較小的房間。

（搬出小火爐與木炭放在桌上，點火，從胸中掏出匕首把玩著，唱）

本欲橫劍來自刎，

想到流血就頭昏，

無有繩索無有鳩，

找來火爐將炭焚。

（白）幸虧這屋裡還有火爐與木炭。（寫）我死了也不會有人在意。今日就在此做個了斷。

（唱）茫然不解因與果，

懵懂難辨清與濁，

裡裡外外都是錯，

不如一死求解脫。

（白）原以為死在此處好歹會有幾隻鬼作伴，可憐我死後還是孤身一人。

（唱）死意甚堅非兒戲，

煙霧瀰漫窒氣息，

關緊門窗不留隙，

意識不清漸昏迷。

（程勃斜斜坐倒，漸漸失去意志。）

（庄姬與一千鬼僕上。）

庄姬：（唱）趙氏大宅風華退，

    暗影飄零惹傷悲，

    觸景生情空灑淚，

    陣陣陰風慘慘吹。

    （鬼僕過去推醒程勃。）

鬼僕：醒醒！你是哪裡來的孩兒？

程勃：（醒來）啊這……我是生是死？

庄姬：兀那孩兒，你在此做什麼？此處可是你該來的地方？

程勃：我……（迷迷糊糊）啊……我是尋死來也。

庄姬：（唱）我見少年傷感懷，

    青春年華想不開，

    若為激憤逞氣概，

    親痛仇快太不該。

    （白）螻蟻尚且偷生，少年，你小小年紀，有什麼天大的事讓你尋短見？

程勃：這位……這位娘娘有所不知。我、我自幼人見人厭，雖然沒有當著我的面，但我知道背地裡，人人叫我小畜生、小妖孽、小……小雜種，這樣個日子我已經過了十五年，我受夠了。

庄姬：可憐的孩子，（走近）我的孩兒早年喪命，不然如今也與你差不多大了。少年，就算全天下的人都看你不慣，你的父母也斷斷捨不得你死，切莫以此手段測量他們的親恩。

程勃：（思）當真？

庄姬：當真。

程勃：可是我的父母與義父正是我被鄙夷的原因……雖然我不清楚他們究竟做了什麼……

庄姬：（唱）想來行事遭忌恨，

    招來禍殃延子孫？

    人死再難轉乾坤，

    可憐天下父母心。

（白）人說歹竹出好筍，你也無須妄自菲薄，潔身自愛便是。你的父母與義父若行爲不檢、作惡多端，你便應當加以勸諫，盡一個身爲子女的責任，何必在意外人？若他們行得端坐得正，只是遭人毀謗，你便爲他們辯駁。你固然受了不明不白的委屈，但因此而死，豈不冤枉？你的父母與義父，又會有多傷心？

程勃：是，程勃不敢再輕言了斷，多謝這位娘娘的開導了。

庄姬：（疑）少年，你說你姓程？

程勃：是，在下程勃。

庄姬：不知、不知你父母與義父做下了何等壞事，遭人怨恨至此？

程勃：這……

庄姬：不用勉強。

程勃：不敢，程勃其實也不太清楚，沒人願意跟我直說。

庄姬：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與那……你與那程嬰可有關係？

程勃：乃是在下生父。

庄姬：（大驚，勉強壓抑）原來是程公子。我許久不問世事，程公子可知一人名喚屠岸賈，他而今何在？

程勃：這位娘娘直呼義父名諱，想來與義父舊識？義父如今是晉國的大司寇。

庄姬：喂呀……

程勃：娘娘爲何落淚？

庄姬：（簡直抓狂，唱）原來你是程家子，

又與奸賊作螟蛉，

往事思來心頭恨，<sup>1</sup>

為你我兒枉喪生！

（白）那屠岸賈與程嬰，與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是他們捧在手掌心裡寵著的公子哥兒，今日定要你命喪於此，方能洩我心頭之恨！

程勃：你剛才不是說什麼歹竹出好筍……

庄姬：上樑不正下樑歪！

<sup>1</sup> 以上三句唱詞引自王雁版《趙氏孤兒》。

程勃：我爹爹……他為人甚是軟弱，不可能加害於人，其中必定有什麼誤會。我義父……他在我出生之際便認我為義子，我爹也沒辦法呀，你也知道不聽他話的人是什麼下場，連公主之尊都家破人亡，我們這種沒後台的，還想要命呀！

庄姬：你不必為他二人開罪，我就是庄姬公主！

（程勃呆。）

（靜場。）

程勃：庄姬公主不是早就……早就……你是鬼！

庄姬：（唱）雙足似有千斤重，

眼冒金星氣悶胸，

仇人上門來送命，

我要你血濺五步祭亡靈！

程勃：（發現不知不覺中已經被群鬼圍繞）好厲害的鬼，看來程勃今日要命喪於此！

庄姬：（步步進逼）還我孩兒的命來！

程勃：你孩兒不是我害死的啊！（唱）從來不敢把罪犯，

飛來罪名怎承擔？

庄姬：（唱）想起此事柔腸斷，

為你我趙家香不傳。

日日夜夜淚洗面，

過一日有如過一年。

為報冤仇多熬煎，

十五年都在等今天！

程勃：我實實一無所知！

庄姬：我今日定要殺了你這小畜生！

程勃：饒命！

（庄姬拿起程勃稍早放在桌上的匕首，群鬼步步進逼，庄姬舉匕首刺向程勃胸口，程勃慘叫的同時燈暗。）



## 第二場

（燈亮。仍在鬼屋內。程勃似在睡夢中。）

程勃：（大叫、驚醒後大咳、環顧四週，打開門窗）原來是惡夢。

（唱）一場夢夢得我心神大亂，

鬼屋裡煞氣重群鬼糾纏，

睜開眼卻又是魂飛魄散，

要如何方能解夢中謎團？

（白）爐中火苗不知何時熄滅？幸而未死。此處不宜久留，還是快點離開此地為妙！（臨走時看到桌上的匕首，遲疑片刻後拿起來收好，出鬼屋。）（又走了幾步）哎唷！（撫胸口）胸口好疼，好似被人捅了一刀——怎的有血！（驚）難道方才並非夢境……傷口卻是不深。沒想到我在鬼界仍然受人排擠。（頭昏昏）前處有間酒家，我且在此休息片刻，再做打算……

（進了酒家。酒家中有一漢子據桌喝著酒。）

程勃：小二！打兩斤酒來！

小二：哎呀！這不是程家少爺！您怎麼如此憔悴！

程勃：受了點小傷，別提了。

小二：不得了！小的馬上叫人往大司寇府通報去。

程勃：快快上酒來便是。

小二：程少爺您受了傷喝酒恐怕會失血更快啊……

程勃：這是小傷不算什麼，咱剛才在趙家鬼屋……撞了鬼，喝點酒來壓壓驚。

小二：這……哎呀……您這玩笑可開大了……小的這就去準備。

（小二喚人。）

小二：你去大司寇府裡通報，說小少爺貪玩到趙家鬼屋，受了點驚嚇，還受了傷。

小三：他到趙家鬼屋去！？好大的膽子！

小二：你小聲點！

小三：還能活著出來算他命大了！

小二：別嚼舌根了，還不快去，慢了，大司寇怪罪下來，我還想要命哪！

（兩人下。）

漢子：我說呢！我就知道今天有大人物要來，心頭直跳，原來是程大少爺來著。

程勃：壯士是哪位？

漢子：我只是一個浪跡天涯的粗人。（見程勃沒有跟他繼續攀談的意思）程少爺，您說您撞鬼？

程勃：（心不在焉，只盼著酒）嗯。

（小二上樓來，送上酒菜。小二擺好酒菜便下樓去。）

漢子：（程勃正要喝酒）進了趙家鬼屋還全身兒退，不簡單啊。

程勃：承讓。（喝了酒，似乎覺得好了一點。）

漢子：（語帶譏諷）趙家的鬼怎麼就輕而易放你出來了呢？

程勃：（沒有察覺）可不輕易啊。

漢子：他們應該恨不得要你的命吧！

程勃：（首次正視漢子）我與他們無冤無仇——

漢子：哈哈！無冤無仇？你是天真呢？還是無知？

程勃：（微動肝火）你三番兩次出言譏嘲於我，究竟所為何來？你是何人？我與閣下可有冤仇？

漢子：我與公子，無冤無仇，無冤無仇！哈哈！

（唱）高手護衛伴身邊，

幾次行刺空手還，

恨我不能斬屠岸，

殺他孩兒倒不難！

（白）我與你並無舊怨，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我一時殺不了屠岸賈，先宰了你倒也不差！

程勃：（唱）義父行事如鬼魅，

狠辣迅捷猛且威，

快快住手閉上嘴，

若有人通報你會將命賠。

（暗白）一日二回有人欲取我性命，我當真如此不該活？

（對漢子）你對我偏見忒深，多說無益，奉勸你不要再胡言亂語。不然我也救不了你。就此別過。

（起身同時，漢子亦起，擋路，緊繃對峙。）

（此時屠岸賈上。）

屠岸賈：（唱）晉國中我為尊誰人敢逆，

手段高針線密無可挑剔，

得天賜一愛子如虎添翼，

既能文又能武必成大器。

（白）我乃晉國大司寇屠岸賈是也。聽來人言道，我精心栽培的愛子深受刀傷與驚嚇，連忙放下公務前來探視。（撞見程勃與漢子的對峙）

喔？孩兒似乎遭受襲擊，待我看他如何反應，是否對我忠心耿耿。

（屠岸賈按兵不動，暫退一旁觀察情勢。）

漢子：若公子能有所作為，德披蒼生，我們做百姓的便少受點苦。

程勃：這些話我不懂也做不了主，你對別人說去。

漢子：你道裝傻便可矇混過關麼？說也奇怪，你這幫兇竟然還能活到今天？我定要為民除害！

程勃：（傻眼）我未曾傷過任何人……

漢子：（唱）猛搖頭，搖不動賊子方寸，

長嘆息，嘆不回泯滅良心。

（漢子抽出寶劍。）

程勃：大膽！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想行兇殺人麼？

漢子：我要替天行道！（唱）屠岸賈多作惡翬張氣焰，

竟有你不後悔為虎作倀！

程勃：你……含血噴人！

漢子：哼，小子沒救了，我就算殺不了屠岸賈，也要把你殺了以免他後繼有人！

（漢子攻擊程勃，程勃負傷以匕首勉強防禦。）

（屠岸賈上，一劍刺死漢子。）

（程勃獲救，在一旁喘氣。）

程勃：（回過神看到屍體又快要昏倒）他……他死了麼？

屠岸賈：孩兒不礙事吧？

程勃：不礙事。

屠岸賈：來人！

（數名兵士上。）

屠岸賈：（指漢子）此人意欲行刺我子，天幸我子武藝高強，將之立斃劍下。

將他屍首棄於東市，以儆效尤。此酒家窩藏人犯，居心叵測，其心可議，其罪當誅，將店家、小二一千人等打入大牢，若不吐實，大行伺候，問得口供，遍及問斬，不必再奏。

眾兵士：是！

（將漢子屍首抬下。）

程勃：多謝義父救孩兒一命。

屠岸賈：你我父子，何必言謝。

程勃：義父若遲了一步，孩兒便一命嗚呼了。

屠岸賈：我兒未曾屈服於賊子威脅，忠心於我，為父的甚感快慰。

程勃：義父怎麼知道……

屠岸賈：我早已來到此間，只是想看看孩兒的武藝到了何種程度，故而未曾出手。

程勃：（暗白）多虧那漢子言不及義，不知所云，原來彼時義父已在一旁窺視……哎呀不好，我若應允了那漢子，只怕此時已經被義父所殺、身首異處！  
（對屠岸賈）孩兒學藝不精，讓義父恥笑了。

屠岸賈：程勃。

程勃：孩兒在。

屠岸賈：聽說你去了趙家鬼屋？

程勃：……是。

屠岸賈：你去趙家鬼屋所為何來？

程勃：孩兒……（馬上編出一套謊言）孩兒和同學打了賭，逞強闖進趙氏鬼屋，現在知錯了，以後再也不逃學做這種無聊事。

屠岸賈：你在趙府裡可曾見到……什麼異樣？

程勃：是，孩兒現在回想，應該只是自己胡思亂想，並非撞鬼。

屠岸賈：那你的傷？

程勃：孩兒不敢欺瞞義父，其實這傷，乃因我將匕首放在胸口，驚慌之際跌倒反而割到自己的。但對小二總是不好說明。

屠岸賈：（半信半疑）這趙氏鬼屋以後不要再去了。

程勃：是。

屠岸賈：趙家……一切可好？

程勃：大概就跟一般的鬼屋差不多吧。

屠岸賈：看來你很常往各座鬼屋跑啊？

程勃：這……

屠岸賈：程勃，你要知道自己的身分。

程勃：是。

屠岸賈：新主登基後，最近為父的總覺得惴惴不安，你可知主公前日召回了鎮守邊疆十五年的魏絳？

程勃：程勃不知。

屠岸賈：這魏絳過去是我的大對頭。

程勃：所以，召回魏絳是爲了要與義父抗衡？

屠岸賈：沒錯！你也十五歲了，也該讓你明白事情始末，日後也好與我分憂解勞。這趙氏鬼屋與你……頗有淵源。

程勃：喔？

屠岸賈：（唱）這魏絳與趙家同聲一氣，

早批鬥晚奏本為我政敵，

可憐我一心為國家社稷，

君王前污蔑我奸賊無恥，

君王後指控我浮華奢靡，

分明是蓄意要激我殺氣，

一而再再而三苦苦相逼！

（白）我只好如他們所願，把他們一家三百餘口殺個乾乾淨淨！

程勃：三百餘口殺個乾乾淨淨。

屠岸賈：趙盾仗著三朝元老的身分，兒子又取了公主，可以說是囂張到了極點。不過還是鬥不過我，即使駙馬有公主的求情也是一樣，後來公主也自盡了，她剛出世的孩兒……

程勃：她的孩兒……

屠岸賈：自然也不可能留下小命。你是我的義子，又有如親生兒子一般，仇人自然會將你視爲眼中釘。所以，爲父才叫你不要去趙氏鬼屋，那一帶常有過去與趙家有淵源的人徘徊，雖然爲父的已經盡量斬草除根，不過你若總是不顧自己安危，爲父的也不能總是跟再你身邊。

程勃：程勃知錯了。我會遵從義父的教誨。

屠岸賈：那就很好。一同回去府裡包紮傷口罷。

程勃：是。

屠岸賈：啊，還有那曹家鬼屋和劉家鬼屋也去不得，雖然規模是小了點……

程勃：遵命。

（兩人下。）

### 第三場

（程家。程嬰與夫人上。）

程嬰：夫人，你可知今夕是何夕？

程夫人：老爺，我怎麼可能忘記這一天。十五年前，你我黑著心做下了那件事之後，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啊。

（唱）一十五載真悲慘，  
夢魘纏身難安眠。  
日日夜夜遭毀訛，  
人言可畏逼得我快瘋癲。

程嬰：夫人，委屈你了。

（唱）當年緊急當機立斷，  
是生是死一念之間，  
如今老邁心有慚，  
苦日子熬得了一年是一年。

程夫人：老爺，我不曾後悔過。只可嘆我們的孩兒也跟著受苦了。

程嬰：當初便知事會至此，這也是莫可奈何。

程夫人：亂世之中，要苟全性命，難啊！

程嬰：今夜要讓孩兒明白我們的一片苦心。

程夫人：我時常在想，我們的孩兒有多恨我們？

程嬰：他不恨我們。

程夫人：他恨！他恨我們對他不好，所以他老往大司寇府跑！他明知道我們最痛恨——

程嬰：（緊張）別說了，小心隔牆有耳。

（靜場。）

程夫人：（哭）我每次看到他，就想起趙家的孩子。真是時時的對不住……

程嬰：所以今日一定要跟程勃說個明白。

程夫人：我有很不好的預感。我覺得他、他只會更恨我們。老爺，當初如果我們讓他與全國嬰兒一同夭折——

程嬰：傻夫人，死了就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程夫人：（拭淚）也是。我太不知好歹了。老爺，你想程勃知道事情始末後，  
會原諒我們麼？

程嬰：原諒我們？我們還不都爲了他！？

（靜場。）

程嬰：這麼晚了，孩兒怎麼還不回來。

程夫人：多半又是被那奸——被他義父召去。

程嬰：（拭淚）孩子的娘，我真擔心我們這十五年到頭來換的是全盤皆輸啊！

程夫人：（反過來安慰）我、我差管家去司寇府裡問問好了。

（程勃上。）

程勃：爹、娘我回來了。

（程嬰與夫人對望。）

程嬰：該來的，還是會來。

程勃：爹、娘。

程夫人：（察覺程勃有傷）你怎麼了——

程勃：不礙事。練劍時不小心劃到的。在義父府裡包紮敷藥過了。

程夫人：喔。

程嬰：你……與你義父感情好得很哪。

程勃：孩兒不懂爹的意思。

程嬰：程勃啊——

程勃：爹、娘，孩兒有一件事要跟爹娘問了才能安心。

程嬰：爹娘也有件要緊事要告訴你。

程勃：那，就請爹娘先說吧。

程嬰：你可知道趙家滅門一事？

程勃：（疑）這……略知一二。

程嬰：把你知道的說來聽聽。

程勃：義父與那趙盾（唱）文武不和鬥金殿，

過招勝負轉眼間，

趙家方正遭主厭，

滿門抄斬新鬼添。

程嬰：這些話，你從哪裡聽來的？



程勃：義父。

程夫人：奸臣下手好快。

程勃：娘。

程嬰：好個屠岸賈，卻也還算公允。（轉念一想）那奸臣必定不是這麼與你說的，你又何必幫他潤飾。

程勃：（委屈）爹又怎能一口認定我幫他說項？

程嬰：（語塞）罷了。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十五年前的今天我們害死了趙家最後的命脈……

（程勃大驚。燈暗。）

#### 第四場

（時間回到十五年前。以下每人上場若無特別說明則各佔一燈區。）

（屠岸賈上。）

屠岸賈：（唱）趙氏滿門殺淨盡，

拔除死敵對頭人。

公主不幸有身孕，

過無幾日就要臨盆。

若是生下了兒或女，

斬草除根要添新墳。

（庄姬上。）

庄姬：（唸）天下人煩惱，都在我心頭；猶如秋夜雨，一點一聲愁。奸臣屠岸賈將俺趙家滿門誅盡殺絕。今日生下一子，恐怕難逃奸賊毒手。天哪，如何能夠將這孩兒送出的這府門去？目下再無親人，只有駙馬門下程嬰，在家屬上無他的名字。（對著空氣，像在對程嬰說話）程嬰，你怎將這個孩兒偷渡出去，日後成人長大，為趙氏報仇。（頓）交給你我就放心了。只要你出得這九重帥府連環寨，便是脫卻了天羅地網災。

（唱）他父親身在刀頭死，

為母的也相隨一命亡！

（庄姬下。此燈區燈暗。）

（程嬰抱嬰上。）

程嬰：（語氣是在對程勃說話）公主把嬰兒交给了我之後便自縊而亡，好啊，她倒是把救命的責任往我身上推。我把那嬰兒，呵，此時已經是孤兒囉，我本是以草澤醫人的身分面見公主，於是便把那孤兒藏在藥箱中。一出府門便遇著屠岸賈派來的攔路虎……幸好他一時心軟放過了我與孤兒，但卻又因此賠上了他的性命……

（韓闕上，步入程嬰的燈區。）

韓闕：（對程嬰）你說要箱中裝的俱是桔梗、甘草、薄荷，為何我卻搜得出這一「人參」？

程嬰：將軍啊！我與趙家非親非故，出於義憤不顧生死做出此事，可憐趙家三百口慘遭滅門，公主已死，趙家血脈就剩下這一孤兒，如今才出大門就與將軍遭遇，將軍若貪圖榮華富貴，便將我與孤兒交給屠岸賈吧！

韓闕：（唱）我豈能獻孤求富貴，  
大丈夫見義當勇為。

（白）罷了，你去吧。韓闕頂天立地，不做小人。

程嬰：如此甚好。（卻不動。）

韓闕：為何還不快走？

程嬰：將軍，此事萬萬不可洩漏，我程嬰死不足惜，但趙家三百口要報仇全憑此孤兒……

韓闕：……我明白了。（橫劍自刎而死。韓闕下。）

程嬰：（顯然是對程勃說話）不要這樣看我，這條命自然要記在屠岸賈帳上的。（稍頓）我一路逃往首陽山，將孤兒這燙手山芋托付給在那裡隱居的公孫杵臼，他是我的八拜之交。此事神不知鬼不覺，只有我知道。

屠岸賈：（對著不存在舞台上的侍衛們）韓闕已死，公主懸樑，必然走了趙氏孤兒，怎生是好？有了，來人！（稍頓）張貼榜文，把國內半歲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廝，都與我拘捕將來，違者全家處斬，九族不留。到時，見一個嬰兒剝三劍，其中必然有趙氏孤兒，可不除了我這腹心之害？哈哈哈哈哈！

程嬰：過了幾夜，輪到我們家，你也被拘至屠岸賈府中……

（程夫人心急如焚上。步入程嬰燈區。）

程夫人：老爺，你也想想辦法呀！

程嬰：我……我有辦法。

程夫人：有辦法！快說啊！我們的孩兒命在旦夕了呀！

程嬰：我知道趙氏孤兒在哪裡。

（程夫人呆住片刻。下。）

程嬰：我們只是小老百姓。

（程嬰走向屠岸賈。）

程嬰：參見大人。

屠岸賈：所為何來？

程嬰：爲的是獻孤。

屠岸賈：喔！？你知道趙氏孤兒在何處？

程嬰：在首陽山公孫杵臼家裡藏著。

屠岸賈：你怎生知道？

程嬰：公孫杵臼年近七十，我前日去他家拜訪，發現他憑空生出來一個娃兒，我問他莫非這就是那趙氏孤兒？他登時變色，支支吾吾無法應答。我才知道果然他隱藏孤兒，勸說他交出孤兒，已救天下嬰兒，他執意不肯，因此我前來出首。

屠岸賈：你與那公孫杵臼可有宿仇？

程嬰：毫無仇恨。

屠岸賈：來人，把這廝綁起來！

程嬰：（跪）大人饒命！

屠岸賈：趙氏一黨向來狡獪，你無緣無故供出公孫杵臼，其中必有蹊蹺。

程嬰：請大人明察，聽小的細細道來。

屠岸賈：講！

程嬰：我與公孫杵臼原無仇隙，只因大人傳下榜文，要將國內小兒拘刷到府，斬盡殺絕。我一來爲救眾無辜小兒之命；二來小人四旬有五，近生一子，尙未滿月，軍令如山，不敢不獻出來，可小人也絕後了。我想有了趙氏孤兒，便不損壞一國生靈，連小人的孩兒也得無事，所以出首。

屠岸賈：喔，是了。眾人隨我前往首陽山！程嬰一同前去對質！（圓場）公孫杵臼，你道無有趙氏孤兒，這個是誰？（怒視，拔劍砍殺）我見這孤兒心就惱，將孤兒一把摔在地，把龍泉扯出鯊魚鞘：一劍、兩劍、三劍！

（唱）費心思把仇敵一一除卻，

到如今趙家血終於斷絕！

（程嬰不忍心看，走開，回到自己燈區。）

程嬰：（淡淡地）我當時若不出首，死在刀下的，就是你了。

屠岸賈：程嬰，這次多虧有你。今後你是我心腹之人，不如在我家中做個門客，我也年近五旬，尙無子嗣，就將你的孩兒與我做個義兒。你那孩兒在你跟前習文，送在我跟前演武。我偌大年紀了，以後來我的官位，也讓你的孩兒應襲。你意下如何？

程嬰：（淡淡地，對著空氣）多謝大人抬舉。

（燈漸暗。）

## 第五場

（回到程嬰對程勃說原委的時空。）

程勃：你們的意思是說，當年你們爲了保住我，犧牲掉趙家託付的最後孤兒！？

（程嬰與夫人嘆息、哭泣、點頭。）

程勃：（唱）這席話太古怪毫無預警，

聽得我心悚然大駭大驚，

難怪我在鬼屋差點沒命，

沒來由背負這害人罪名。

（白）你們、你們告訴我這些事情是爲了？

程嬰：我們要讓你明白我們的用心良苦……

程夫人：我不能再忍受你與那奸臣父子相稱了！

程勃：（生氣）我與他父子相稱，不就是你們一手造成？我實實的——實實的瞧不起你們！

（程夫人頹然坐倒。）

程嬰：你這大逆不道的不孝子！給我跪下！

程勃：不跪。

程嬰：當真要氣死我也！（唱）出賣孤兒將心昧，

終生不安老淚垂，

一十五年活受罪，

含羞忍辱爲了誰？

程勃：（唱）藉口滿天欲脫罪，

背信忘義理有虧。

本應堅定為玉碎，

你捫心自問愧對誰！

程夫人：報應啊報應！老爺，上天還是要奪走我們的孩子，咱當真是全盤皆輸啦！哈哈——

程嬰：（唱）多少苦心都白費，

萬念俱灰眼前黑，

肝腸寸斷痛入髓，

（白）妻啊！（唱）為人父母實卑微！

程夫人：（唱）始知天道有輪迴，

原來註定要傷悲！

程勃：（唱）任人擺布如傀儡，

何時方能展翅飛？

（白）如今知道了真相，我真不知該恨誰多些。

程嬰：你竟不辨是非至此！

程勃：爹，你有何面目罵我不辨是非？哈哈，可笑啊可笑，事到如今，我就不隱瞞了。今日我去了趙家鬼屋。（程嬰、程夫人感到意外，對視一眼。）

程夫人：（不安）好端端的，去鬼屋做甚？弄傷了有誰心疼你？

程勃：去那裡求個解脫、做個了斷。

程夫人：了斷？了斷什麼？

程勃：自然是了此殘生。

程嬰：你便如此不眷戀人世！

程夫人：枉費我們當初——

程勃：不要再提當初！我在恍惚之間，見到了庄姬公主的魂魄與我索命。我還為你們辯駁，真是可悲！

程夫人：你見著了公主？

程勃：這傷就是她刺的！（唱）當時不知其所謂，

如今好似遭轟雷。

傷我若能把罪賠，

多砍幾刀我聲聲催！

（白）我這輩子是擺拖不了這罵名了，你們為何要如此殘忍對我？

程嬰、程夫人：孩兒——

（沈默。）

（程勃往外走。）

程夫人：你要去哪？

程勃：你管不著。

程嬰：外頭危險。

程勃：因為我們仇家多麼？（出）

程夫人：（泣）你又何嘗不殘忍……

程嬰：就當這孩子……十五年前就死了吧……

程夫人：（唱）始知天道有輪迴，

原來註定要傷悲。



## 第六場

（三更半夜，在亂葬崗。）

（程勃圓場。四周有他看不見的鬼們。）

程勃：（唱）看不破參不透痴瞋愛恨，

揮馬鞭揚起了滾滾紅塵，

進難進退難退如焚方寸，

只圖個埋姓名子然一身。

下馬來茫茫然渺渺渾沌，

冥冥中竟來到荒郊野墳，

趙氏子塚何在一一辨認，

替死恩竟無能還君半分。

陰風聲如泣訴墓木未拱，

亂葬崗留下我處處履痕，

細尋覓渾不覺更闌漏盡，

鬼火飄照路途無所怔忡。

（白）趙氏孤兒啊你身在何方？

（程勃找個地方坐下，思考，漸漸冷靜。）

程勃：剛才太衝動了，說什麼（唱）背信忘義理有虧。（白）說到自私自利，

我又與他們有什麼不同？

幕後庄姬：（唱）人死再難轉乾坤，

可憐天下父母心。

程勃：（念）人死再難轉乾坤，可憐天下父母心。（白）唉，爹娘爲了我，也

是犧牲忒大了。（唱）我不該偏見深捕風捉影，

成天裡亂猜想雙親無情，

待到了知實情又出言嘲諷，

（白）爹娘爲救我敗壞了好名聲，到頭來卻是養大了我這廢物。我白費了

好雙親爲我犧牲。

（唱）為父母抱不平不禁悲鳴。

（白）短短不到一天之內，竟似死了四五回。早上還想著自殺了，如今卻眷戀起人世。趙武啊趙武，你在首陽山替千千萬萬個嬰兒而死，也算功德無量了。程勃無能，只能做到替你好好活著……（思）替你好好活著……

（驚）替你，好好活著！（唱）陡然間現生機回頭有岸，  
淒風中苦雨裡上天垂憐，  
待得我出奇計忠孝兩全，  
愁雲開慘霧散重見青天！

（白）此計甚妙，我這便速速歸家與爹娘商議。

## 第七場

（程嬰上。魏府門前。）

程嬰：（白）那日程勃回到家，對我們兩老簡直判若兩人，我那老伴哪！喜  
得是涕淚縱橫，直說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什麼的，真是不倫不類。

（對家院）在下程嬰，有事求見魏將軍。

家院：在此稍候。（下）

程嬰：（唱）程勃獻計大逆轉，

我受點委屈又何干，

此計倘若能成功，

再不久便能展歡顏！

（家院上。）

家院：魏將軍有請程老先生。

（兩人同下。）

## 第八場

（魏府裡。魏絳上。）

魏絳：（唱）四方征戰十五載，轉眼鬚白兩鬢斑。

（白）老夫魏絳。日前新主登基，召我回朝，想來必是屠岸賈不得主公所愛，哼哼，屠岸賈眼看就要失勢，趙盾老丞相，你要保佑我晉國早日除去這大奸臣啊！那賣友求榮、獻出孤兒的程嬰此次前來，不知又有何陰謀詭計，我可要小心提防。

家院：程老先生到。

魏絳：有請。

（程嬰上。）

程嬰：見過魏將軍。

魏絳：程老先生造訪寒舍，真是蓬華生輝。快請上座。

程嬰：不敢。魏將軍身體可硬朗的很哪？

魏絳：托您的福。我不像程老先生受大司寇庇蔭，十五年來在外東爭西戰，老骨頭都快散了。

程嬰：這……

魏絳：這次主公命我回來，也是不忍心我這老人賤命。聽說程先生是大司寇跟前的紅人，改日還請程先生爲我美言幾句，我也好找碗安樂茶飯吃吃。

程嬰：（暗白）不好，這魏絳似乎已經年老體衰，不再有意爭權。我兒失算了！

魏絳：程老先生內心在盤算些什麼？

程嬰：魏將軍，在下年紀大糊塗了，竟然忘記所爲何來，只得告辭回家，待我想起了再來拜訪。

（魏絳攔住程嬰。）

魏絳：別想逃！可恨你貪圖富貴，賣友求榮，今日竟還有臉求見老夫，真乃無恥之徒。今日你落入我手中，豈說要走就能走的？

（唱）偷偷摸摸來試探，

口口聲聲說甜言，

必是奸賊要構陷，

派你先來助幾拳！

（魏絳抽出鞭子打程嬰，程嬰不躲閃，縱聲大笑。）

程嬰：（暗白，偷笑）終究還是如我兒所云！（對魏絳）將軍哪！我有話講！

魏絳：講！

程嬰：那趙氏孤兒並不會死！

魏絳：此話當真？

程嬰：句句實言！若非魏將軍大怒顯真情，程嬰還以為將軍已不復當年氣概，便不敢直說了。當年我將孤兒托付公孫杵臼時，公孫杵臼言道，他已然年近七旬，斷無法撫養孤兒成人，不如將我兒與孤兒掉包，我在去向屠岸賈出首，他捨性命，我捨愛子，孤兒的性命方能保全。在首陽山摔死的乃是我的兒子！

魏絳：這？（唱）十五年來遭睥睨，

原來程嬰心如一，

犧牲愛子為大義，

此事未免太離奇。

（白）我、我不知其中還有隱情，一時魯莽，先生莫怪！（陪禮。）

程嬰：將軍忒客氣了，所謂不知者不罪，十五年來，我在晉國惡名遠播，但孤兒卻也在屠岸賈眼前平安長大，如此，也就不枉了。

魏絳：慚愧！慚愧！

程嬰：自從將軍出征，那屠岸賈更加橫行霸道。將軍此番回朝，定要為民除害才是！此事全仗大將軍相助了。

魏絳：老先生可曾對孤兒說明？

程嬰：稍後回家便召來說話。

魏絳：甚好，來人，擺下酒席，我與好朋友要好好暢談。請！

程嬰：請！

（程嬰、魏絳互相謙讓，同下。）

## 第九場

（程家。魏絳、程嬰、程勃上。）

魏絳：今早我已祕密奏知主公程勃即趙武、要擒拿屠岸賈以報家仇。主公道屠岸賈兵權太重，誠恐一時激變，著程勃暗暗的自行處置。事成之後，另行封賞。

程勃：得到主公授權，我行事便無須置肘。

魏絳：想來屠岸賈也該到了，我先到後頭避一避。

程勃：那就萬事拜託了。（魏絳下。）

程嬰：裡裡外外一切均已佈置妥當。屠岸賈一旦進來就插翅也難飛。

程勃：屠岸賈十分乖覺，你我切勿莽撞。

（家院上。）

家院：大司寇到。

程嬰：有請。

（屠岸賈上。）

程嬰：大司寇請。

程勃：參見義父。

屠岸賈：免禮。今日邀我前來有何貴幹？

程勃：義父，孩兒有位好朋友從遠方來，想讓義父跟他見上一見。

屠岸賈：喔？定是位難得的好友？

程勃：而且這朋友義父也認識的。

屠岸賈：此話當真？那還不快快有請！

（魏絳上。）

魏絳：列位，好久不見哪！

（屠岸賈大疑，起身。）

屠岸賈：我突然想起有一要事未辦，諸位慢坐，老夫告辭。

程勃：（暗白）事到臨頭絕對不能心軟。

（唱）做下此事大不敬，

義父對我有恩情，

求重生只好奪你命，

只嘆你我緣份輕。

屠岸賈：孩兒，你安排此宴，竟是不懷好意？

魏絳：屠岸賈，你可知你口口聲聲叫孩兒的這少年，究竟何人？

屠岸賈：究竟何人？

程嬰：他乃是十五年前，你要殺而未能殺成的趙氏孤兒！

屠岸賈：程老先生好大的玩笑啊！

程嬰：十五年前，你殺死的是我的孩子！

屠岸賈：喔？（冷笑）哼，孩兒，你可信他？（望向程勃）

（程勃怯了。）

屠岸賈：我說，你是妖言惑眾，一派胡言。

（屠岸賈拔出劍佯作要殺程嬰，但其實往程勃刺去。）

（程勃勉力還擊，魏絳拔到相助，程嬰逃得很遠。）

（程勃、魏絳合力打敗屠岸賈。）

魏絳：這致命的一刀就留給你了。

程勃：（牙一咬）看劍！！（屠岸賈死。程勃在一旁揮汗喘氣。）

魏絳：程嬰、程勃跪下聽令。

程嬰、程勃：（跪下）是。

魏絳：查屠岸賈殘害忠良，百般擾亂朝綱；幸有孤兒把奸臣剷除。令孤兒復姓趙，賜名武，襲父祖爵位，即日起負責撲殺屠岸賈滿門良賤，務須寸草不留。程嬰得十頃田莊。韓厥後人封為上將，公孫杵臼立碑造墓。欽此，謝恩！

（程嬰、趙武拜謝。）

幕後伴唱：（唱崑）謝君恩普國多沾降，把奸賊全家盡滅亡。賜孤兒改名望，襲父祖拜卿相；忠義士各褒獎，是軍官還職掌，是窮民與收養；已死喪給封葬，現生存受爵賞。這恩臨似天廣，端為誰敢虛讓。誓捐生在戰場，著鄰邦並歸向。落的個史冊上標名，留與後人講。

尾聲

（同學甲乙丙上。）

同學甲：我要去趙府，你們要不要一塊兒去？

同學丙：趙府？

同學乙：就是那趙家鬼屋啊！

同學甲：我們在那撞過鬼的，你忘了？

同學丙：（驚）爲什麼又要去！

同學乙：你呀！消息真是不靈通！

同學甲：趙武繼承了趙家，自然也繼承了那棟房子囉！

同學丙：趙武？

同學乙：就是程勃啦！！

同學甲：你真的都不問世事的。

同學丙：我……也才請了一天病假而已，怎麼世界就改變了？

同學乙：我跟你說，程勃他父母原來多年來忍辱負重，犧牲掉自己兒子，換來  
趙氏孤兒的小命耶！

同學甲：將來史書上一定會記下他的義行的！

同學乙：還有趙武啊！他也很了不起！

同學甲：不愧是我們的老大！

同學丙：你們在說什麼我聽不懂啦！

同學乙：欸，我們先去趙家，我再慢慢說給你聽！

（三人下。）

幕後伴唱：人禍起、亂世中、豺狼虎豹喜相逢，

結黨朋、立血盟、張牙舞爪恃無恐，

人吃人、爭榮寵、美名權力孰為重？

真復仇？假復仇？頂替孤兒成英雄！

（劇終。）